节，抑或是“劫”？

马以鑫

我们现在生活很幸福的标志之一，就是节很多很多，几乎天天在过节。过节好呀，可以放松、可以游玩、可以睡到自然醒。对小孩来说，可以不做作业、不要去“1对1”、不要测验考试。其实，我发现，古人对这个“节”还是很吝啬的，每年大概也没有几个，大年初一、正月十五，然后是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再接着是八月十五、九月九……现在真是大不同了，一些地方的节，几乎是接踵而来、应接不暇。不过，我注意到，这个节，有些是为了自己地方造势，锣鼓喧天、名人飘然而至，那可是锦上添花，让人如雷贯耳。有些是为了自己一地的土特产，或者什么花呀、什么草呀，那可是从此天下何人不识君。

不过，有些节，一看这个名字，就让人浮想联翩，不知说什么才好。譬如，有地方开了个“衬衫节”。我就不明白了，是欢庆该地方的衬衫荣登什么榜首，还是见人就赠送衬衫，由此而普天同庆、为穿上该牌子衬衫而自豪而骄傲而自以为走进了时尚的行列？最不明白的是，有地方还有一个“袜子节”——从来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袜子，也咸鱼翻身，堂而皇之地过起了节。我真的是不懂了，为一个不起眼的袜子过节，是拿了什么部优称号，还是走出了国门，在全世界风靡露脸？一次，隆重而色彩缤纷的装置吸引着走过路过不能错过的行人，走近一看，天哪，是“糟卤节”！我的印象中，这个糟卤，大概还是江南佳肴中的一种，现在好了，终于也能走出小圈子，开始名震四方，让糟卤香飘万里。不过，再想想，真是幸福呀，现而今，天文地理、鸡毛蒜皮，凡是有一个名字的，咳咳，都能拿过来过节，实在是太好太妙。

一段时间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八个字深入人心，于是，大家心领神会，抓个什么东西就来过节，于是，生意兴隆、财运亨通，皆大欢喜。

前不久，我到了一个地方，对什么是节、为什么过节，有了更深一层的领会和认识。

初来乍到，只看到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原来，我很是幸运，正好遇上当地一个什么什么节。陪伴我的当地人带我刚刚走进宾馆，就张大了嘴巴、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才几天，怎么房价涨了至少三分之一？”大堂接待一脸笑容可掬：“啊呀，不是过节了么？”我的朋友不高兴了：“过节就可以这么涨价？”接待好像看到了外星人而一脸诧异莫名：“上面有通知，过节就要调价，”然后还特意强调，“这是属于政策允许范围的——”在下面的日子里，什么样的景点、餐饮都涨了价——不不，是“调价”！

我明白了，这哪是过节，其实，还不就是打“劫”？

真是想钱、要钱几乎到了一个疯狂的地步，做什么事情都在钱上做文章；为了钱，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本来，一个节字，让人高兴，甚至从中可以领略一些文化历史，至少，从一个节的来历，也能得到一些传统的熏陶或者教养。现在，表面文章还在做，甚至越做越大，但是，醉翁之意不在节，想方设法的是捞钱攒钱圈钱，至于其他，何足道哉。

打着一个节的名义，然后各门各类涨价，那肯定是某地决策部门的行为。古人云：“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上面有这样的喜好，乃至政策扶持，那底下还得了？涨价风由此而向着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迈进。

我真不明白，大大小小的物价局，怎么都噤声了呢？

穿越时光隧道之旅

任大星

我，一个年届86岁、写了将近70年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在上海市儿童文学研究推广学会和竹园小学朋友们的安排下，前阵子，在竹园小学参加了一次“穿越75年时光隧道的文学交流之旅”，和一群十岁左右的小朋友相聚一堂，共话阅读和写作之乐。

这条“75年的时光隧道”，是由“文学的真善美元素”所构成的，因而“穿越”得特别顺利，就像转眼间使我减去了75岁年纪，和所有与会的小学生们成了年龄相仿、心态相似的好伙伴。

首先，小伙伴们表演了一出自编自导的小品剧，竟是根据我写的短篇小说《三个铜板豆腐》改编的。那一个个先后登场的剧中人物：大毛、小毛、妈妈、外婆……他们在言语和动态中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正是我在写作时所竭力想要表达的；当剧中的人物大毛和小毛，面对一碗从未见到过的豆腐，从开始时的不愿吃，到尝试着吃，再到你抢我夺地吃，使外婆看得既苦笑又垂泪，那种爱怜和心酸的真情达到高潮时，全场观众霎时都变得一片沉默。这说明所有的小伙伴们，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要求，和我这个作者有多么地趣味相投啊！演出结束，在观众们的一片热烈掌声中，我深感自己和小伙伴们一样，仿佛已成了一个十岁出头的天真少年，完全融入在发自内心的童年欢乐中去了！

这时候，有的小伙伴提出，要我谈谈《三个铜板豆腐》的创作过程。于是我就作了如实的汇报。我谈的重点是，写小说和小学生写作文，虽然就锤炼文字表达能力这一点而论，也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是写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作品素材既需源自生活，而在创作中却决不能缺少应有的艺术虚构和艺术夸张，这一点应该和小学生写作文是有所区别的。然后，我还顺便谈了一下我在小说创作中的某些粗浅体会，建议小朋友多读好书多练笔，多留意观察生活勤于思考，用来不断提高自己的取材能力，使自己善于从生活中发掘出富有意义和表现力的作文素材。

谈到这里，小伙伴们就像连珠炮似的，不断提出该怎样才能写好作文的各种问题。我自知在作文教学方面是个门外汉，但面对求知欲很强的小伙伴们，我就只能勉为其难，抱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鼓起勇气加以一一回答。总之，在那么多心灵相通的小伙伴们面前，我完全像在知心朋友面前一样，和他们作了尽可能深入的交流。其间，时间早就超出了预定的期限，坐在一旁的研究推广学会会长张锦江教授怕我劳累过度，只能伺机接过话筒，给我救了场……

交谈结束以后，小伙伴们还一拥而上来到我的面前，纷纷拿出他们事先写好的书面读后感，作为礼物送给了我。这使我像“得宝”似的高高兴兴地带回了家。回家一看，共有18位小伙伴写了和我作品有关的读后感，其中有的还画了不少生动有趣的图画，真可谓文图并茂，令人爱不释手。

现在，我已从这条“75年的时光隧道”中“穿越”了回来，恢复了原来的我。然而，这一次“穿越时光隧道之旅”的文学交流活动，却让我留下了深深的美好印象，久久难以忘怀！

梅党多是银行家

邢建榕

京剧艺术家与银行家的关系十分密切，梅兰芳也不例外。在他的身边，总有一大帮子朋友，人称“梅党”。梅党中，就有许多金融界人士，电影《梅兰芳》中有一位冯六爷，即是冯耿光的原型。

冯耿光，字幼伟，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担任过袁世凯的顾问。1918年冯担任中国第一大银行——中国银行总裁，1922年改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此公一向喜欢与京剧名角来往，不仅是个终身梅党，而且是个地地道道、水平相当了得的票友。他在银行界、社会上带动一大批人捧梅，不仅在京剧艺术上，为梅兰芳出力指点，而且在经济上，常常不遗余力地予以资助。据说梅兰芳每当遇到经济问题，这位冯六爷都能出手相助，因此被封为梅党“老板”、“钱口袋”。30年代后，冯耿光常住上海，梅兰芳经常去冯家，冯府就成为梅党在上海的聚集地。直到解放后，冯还一直担任中国银行董事。

冯耿光对梅兰芳的扶持、关怀是多方面的，从经济资助、艺术创新到婚姻大事，都渗透着冯耿光的心血。建国后，梅兰芳说自己“一生的事业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时，需要设法筹措经费10万元。冯耿光即联络梅党，如另一位中国银行的高管吴震修、交通银行的钱新之、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等人，共筹集到5万元；冯另外又在上海筹集了5万元，这样差不多够数了。可是临到剧团出发前，突然接到美国来的电报，说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10万美元恐怕不够，非得多筹一些不可。结果冯又设法补筹了5万元，梅剧团才得以如期动身。

冯耿光、史量才、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等金融界名流，支持成立了一家中国戏剧协进会。梅兰芳在筹备访苏演出的经费时，由协进会筹款10万元，梅兰芳自认3万元，国民政府财政部拨发5万元，经过几方面的努力，解决了梅剧团的访苏经费问题。陈光甫任总经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办有著名的中国旅行社，梅剧团的一应行程，均由中旅社操办，并特别派人一路给予照应。梅剧团的赴苏演出保险，则是由华安合群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联合承保的，前者是中国最大的华商保险公司，后者由中国银行独家投资创办。

海上金融

中国银行的吴震修，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任中国银行总文书、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抗战结束后，担任过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他也是死心塌地的梅党，人称吴二爷，《牢狱鸳鸯》这出戏，就由吴震修从前人笔记中找出来，由齐如山执笔，经梅党诸人精心打磨，紧紧扣住“爱情”和“冤情”两条线，情节曲折，唱腔委婉，演出后大受好评。

另一部梅兰芳久演不衰的戏《霸王别姬》，取材于司马迁《史记》，在剧本的创作过程中，同样倾注了吴震修大量的心血。这部戏先是由齐如山执笔，搞了很长时间，初稿出来后，场次很多，要演两天才能演完。吴震修知道后，认为两天的戏份太长了，可压缩到一天。但齐如山不乐意，两人为此发生争执。吴震修干脆将本子带回家，自己亲自操刀，将本子改得人人叫好，齐如山十分叹服，两人于是重归于好。

“通行证”

马蒋荣

前些天，家中身体一直很正常的老人走路有些不方便，于是几个小辈利用星期六大家都休息的时间陪同老人去家附近的一家大医院就诊。不料外科门诊挂号窗口前排了好长的队伍，虽然老人有70岁以上优先的资格，但看看前面排着的病人中已经有不少白头发老人，就不好意思再去打搅了。

无意中我去看了一下外科急诊室，发现那里正好没有病人，于是试探性地和一位医生说了：我那96岁的老人没有急诊的阳性体征，是否可以在您这里看病？

医生在看过我递给他的社保卡后说：这是“通行证”啊！这么大的年纪，去挂急诊就上我这里来看吧！同样急诊挂号窗口工作人员听到96岁的老人要挂号，也二话没说，准予挂号；还有X光、B超……就这样这张96岁老人的社保卡好像成了医院优先诊疗的“通行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假若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地下有灵，也一定会为他曾经的感悟得到应验而高兴！

笔舫

徐旭峰

记得台湾学者傅申去年在上海博物馆作过一次讲座，说的是全世界独有的“流动画室”——中国“书画船”的传统。在傅先生对董其昌的纪年编排中，在同一年里画山写水之作都是在舟中完成的。董其昌的时代，是中国绘画中心南移的时代，书画家的交通以水路为主。船的容积够大够稳定，最终让“书画船”的特殊传统得以出现。

由于地理和文化的优势，制笔行业也由江南兴起。湖州境内众水群凑，善琏更处于偏僻的水乡一隅，一条梦溪河紧紧围环。难得的山水清远之善地，战事纷起时，唯独此处安定，移民就将它作为定居的首选，也是制笔天然取材的乐土。早些时候虽也有笔商或笔贩子光顾善琏，但尚未形成气候，笔工就需要将笔运出去销售。这种专门运笔的船，所以叫了“笔舫”，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二十一按道：“所谓笔舫者，殆即今笔客之船邪。”

元末明初，有位叫张文宝的笔工，就自备一船，名为笔舫，解缙给他写过一篇《笔舫铭》，后收录于《永乐大典》。许多年后，吴宽为《笔舫铭》题跋，《家藏集》卷四十九《跋解学士笔舫铭》说：“吴兴张文宝，在国初业擅制造，固名其舟，当时士大夫多为诗文遗之，而学士解公缙大绅特为作铭。盖公之书妙，固资其用而赏之也。”在2011年秋季嘉德拍卖会上还出现一卷《笔舫图》，此卷是明初诸名流为一制笔者所作的题咏，前有王绂补图。据各家诗意，可知笔工姓张，名文宝，湖州人。居舟中，载笔游士夫间，所与交者皆吴越间名士。其中曾棨为江西永丰人，永乐二年进士，授修撰，尝与修《永乐大典》；张显宗，洪武进士，尝任国子祭酒。可见题咏者皆洪武永乐间胜流，这也证实了明初笔业的一时兴盛。

围绕“笔舫”还有一段民间传说，话说明正德年间，有一笔商沈林山，手摇一船上京。正值京考，天蒙作雨，笔商手提雨伞，肩背笔包，一路沿卖。逢一举人买笔，谁知竟中头名状元。郎心满恩，言说湖笔之情，送礼之人纷纷向沈林山买笔。以致腰缠万贯，返乡建镇，此善琏是耶！

笔舫并没有太多讲究，一般由小型的农船改装。嘉靖四十四年，吴承恩到长兴作县丞，有《长兴作》一首，咏道：“风尘客里暗青袍，笔研微闲弄小舠。只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水是何曹。”那“小舠”也就是笔舫。笔舫是靠水吃饭的，一路摇了去，沿途停靠各处市镇，稍作停留，让人上船选笔。笔工还会背起笔包，走进附近的乡学、村学、塾学。当摇入城市，水巷蜿蜒，橹声悠悠，寻一处河埠，就将船系在驳岸的牛鼻子上，笔工就踏上岸，走街串巷，寻找主顾。方薰的《太平欢乐图》里有一幅笔商肩负笔包，手持一管，面露喜色的形神，有按语道：“归安善琏诸村人，至今世精其艺，他邑仿为之，皆莫及，俗谓尖齐圆健，笔之四德，惟湖人能备之。”

如今，在众水群凑的河道中，还依稀能见着笔舫，与其说是卖笔，不如说是与笔客分享一种生活方式。

笔舫图 （水墨绢本） 徐旭峰

最美的褒奖

翟杰

每次晚饭后在小区里散步，我都会遇到他。这实在是一个古怪的老头，甚至一开始我都认为他精神有些不太正常。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丝毫没有其他老年人那样的沉稳，闲淡。那天，我又在小区里的广场上看到他了。此时的他穿着一身国际米兰的球衣，两只手里分别拿着一根皮鞭和一个陀螺。偌大的广场，只有他一个人站在中央，四周围满了人。只见他把皮鞭一圈一圈地缠在陀螺上，然后趔开身子，将手猛地一松，陀螺便打着旋地落在地上快速地转动起来。他又像个孩子似的大吼一声，然后将皮鞭举到半空，随着“啪”的一声，那陀螺越转越快。他旁若无人，眉飞色舞地为自己叫好。

眼前的情景瞬间把我拉回到了童年时代。遥想当年，自己最爱玩的就是陀螺了。不过那时候的陀螺都是自己制作的，把暖瓶塞的底端削尖，然后找一个钢珠，再用锤子把钢珠使劲地砸到里面，这样，一个陀螺便做好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易的玩具，却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欢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20多年没玩过陀螺了。或许是他的情绪感染了周围的人，有人开始鼓起掌来。看着他像个孩子似的边蹦边抽，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拍手叫好。

从那以后，每当相遇，我总会送他一个崇拜的眼神，因为我知道这是个保留了童心的人。这也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姐夫，从姐夫嘴里，不时会蹦出只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才会说的话。记得刚流行饮水机那会儿，家里也跟风购置了一个，姐夫拿了个纸杯去接水喝。和我们不一样，他每次只接一点儿，一口喝完之后，再接，如此反复十余次，像小孩有了新玩具。姐姐不耐烦地说他：“就不能好好喝吗，怎么像个孩子似的？”姐夫故作扭捏地说：“我喜欢。”那滑稽样，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在笑声里，我忽然意识到，自从认识姐夫以来，好像从来没见他发过愁，我想，这与他的童心有很大的关系吧。

是的，童心是润滑剂，无论是同事间，邻里间，还是夫妻间，父子之间，一句玩笑，一句调侃，都可以温暖人心，化干戈为玉帛，快乐一生。童心也是健身器，不为冷言生气，不为恶语伤神，平心静气，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怡然自乐，神清气爽，延年益寿。如果有一天，有人对我说：“你怎么像个小孩儿似的？”那我一定会高兴坏的，因为我知道，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褒奖。

十日谈 生活之美

狂风暴雨过后，总会有阳光和煦，就如同我们的人生。